

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

冯忠莲



63
8

紫禁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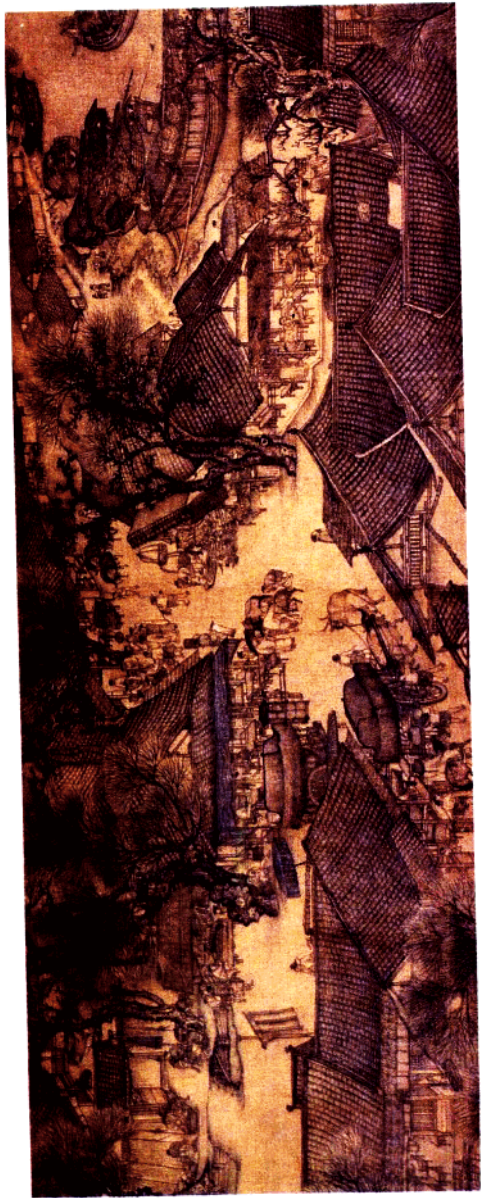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局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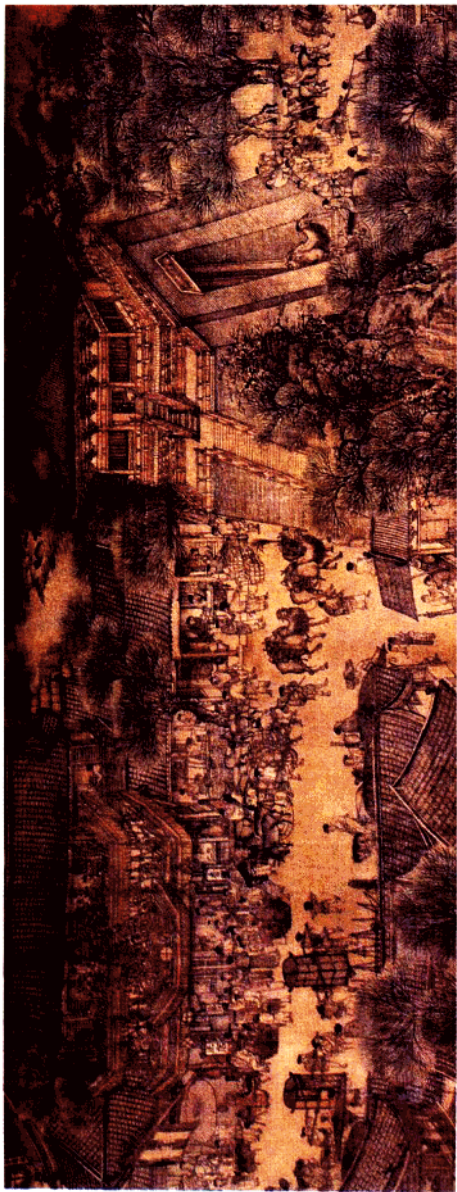
(冯忠莲一九八〇年摹制完成)



《清明上河图卷》局部之二



《清明上河图卷》局部之三



《清明上河图卷》局部之四



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

(冯忠莲一九五四年摹制完成)



《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局部



清·袁耀《万松叠翠图轴》

(冯忠莲一九五六年摹制完成)



《万松叠翠图轴》局部

内 容 提 要

《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系画家兼临摹家冯忠莲同志积数十年古书画摹制经验写成的。

该书对摹制设备、勾稿技巧、纸绢的染旧加工、落墨著色技法、装裱工艺以及印章的仿制钤盖等等有关的古书画的摹制技法做了探源求微、系统详尽的介绍。

这本书对于博物馆工作者、古书画鉴定者、爱好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古书画摹制者难得可贵的学习资料。

目 录

前言	(1)
一、临摹步骤及其技法	(8)
1. 临摹设备	(8)
2. 勾描墨线稿	(14)
3. 摹本所用纸绢的染旧加工及胶矾处理	(17)
绢的染旧加工	(18)
纸的染旧加工	(22)
绢的胶矾处理	(25)
纸的熟性加工	(29)
4. 落墨	(30)
过稿方法	(30)
笔墨选择	(31)
摹绘具体方法及作旧	(32)
5. 渲染着色	(39)
6. 名款和题跋的临摹	(43)
名款题跋的发展和作用	(43)
临摹前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44)
摹拓与廓填	(45)

摹字作旧法.....	(48)
7. 装托命纸和修整	(49)
装托命纸.....	(49)
“全”画作旧.....	(50)
二、裱装	(52)
三、印章的仿制和钤盖.....	(54)
1. 仿制的具体步骤	(56)
2. 钤盖技术	(57)
后记.....	(60)

前 言

中国历代书画艺术流传至今的真迹，璀璨动人，这足以表明我国书画艺术辉煌卓著的历史。但就仅存的数量而言，不过是我国悠久历史文苑中的凤毛麟角而已。这些天才的艺术创造，是中国人民及其子孙万代的无比珍贵的瑰宝。如何收藏好、保护好这些遗产，如何发挥这些遗产的作用，是摆在文物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

五十年代初，北京荣宝斋创造性地发展了木版水印复制艺术，达到了乱真的效果。但水印复制需要对照原迹进行复制，为了珍贵名迹安全，不可能把原件一幅幅拿到复制工厂进行手工复制。因此，自五十年代初，荣宝斋就请传统技法全面深厚的中国画画家，依照原画临摹可靠的副本，作为复制过程的依据，临摹成为木版水印复制古书画的不可缺少的一道重要工序。

北京故宫博物院，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于五十年代末期，亦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古书画的摹制工作。将其所藏的历代著名书画（包括汉代马王堆帛画），摹制出一大批杰出的摹本，并使之代替真迹以供展览，起到了保护原迹的巨大作用。

这些古画临摹工作，规模庞大，盛况空前；副本的艺术质量高超，作旧技巧精湛，在临摹仿旧的历史上，堪称上乘。建国后卅年的古画临摹工作，是继元、明、清数百年以来，首次由国家组织进行的，因而，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大书特书。

关于临摹技法的记载，在文献上多为只言片语。这本小册子，仅就笔者多年临摹古书画的工作实践，作了一些分析总结，以供博物馆工作者及对此有兴趣的同志参考。恐多有漏误，敬希指正。

摹搨临写，各有其义。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临摹二法》：“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今人启功先生指出：双钩廓填称做“响搨”；罩纸影写称做“摹”；面对真迹仿写称做“临”或“临写”。隋唐时已如此称谓。

仅就临摹二字来说，可作如下详细的解释：“临”，首先对着原画，谛观审视，深入读熟，对原画的用笔、用墨、用色以及章法构图的特点，细心揣摩，仔细研究，达到可以捕捉住原画的形神的程度。而后，在另纸上挥洒而就地再现出来，不必处处与原画契合，当然，也难能如此。可以不必去“谨悉微毛，留意于小”，以至“失其大貌”，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这又叫“对临”、“临写”，进而还有“背临”，即不看原画，一气写成。

“摹”，古时多用“摸”或“抚”，意思相同，即指用透明的纸复在原画上，准确地勾描出稿子来，再撤掉原画，把画纸复在稿子上，参看原画，纤微毕现地画出来，要求笔笔不苟，形神兼到。

临摹二字本不应混为一谈，但在习惯上，往往把临而不摹或摹而不临，通称临摹。本书所要介绍的基本上是摹而不临，应该称为摹搨。同时，还讲到仿旧加工，故称为摹制，较为适当。

中国的书法、绘画，作为中国造型艺术的主要门类，仅就其形成卷轴形式而言，已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演变，迄今已有两千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历代艺术大师为中华民族创作了丰富

与辉煌的书画艺术，随着这一艺术的发展，欣赏、学习和收藏，便亦随之产生。但杰出的艺术品毕竟是稀少的，在印刷和复制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为满足人们对于书画的欣赏、学习、收藏的愿望，传摹、仿制书画风尚渐盛。据以下一些文献记载，尚可窥见历代临摹书画的历史之一斑。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我国年代较早而内容丰富完整的画论，其中的“论画体工用搨写”中说：“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踪”。“古时”，当然可以上溯到唐以前的很早的时代，“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踪”，说明古代摹画技术水平之高，已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

《法书要录》中载：南齐王僧虔“论书”中说：“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儿欲乱真”。唐·张怀瓘的《二王书录》中说：“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书，时人不能辨。近有释智永（陈隋时人）临写草帖，几欲乱真”。可见临摹书画之事，至少在公元四世纪的晋代就已存在了，当时张翼摹写的书圣王羲之的字，令羲之本人也难辨真假。

东晋时，出现了我国承前启后的大画家顾恺之，他不仅创作了确定我国卷轴形式的杰出名画，同时，也临摹过在他的时代以前的绘画。可惜，这些珍品都未能流传下来。现存有他撰写的三篇画论，其中一篇题为《论画》（后又题为《魏晋胜流画赞》），内容俱是“模写要法”，极为具体丰富。其中包括：摹画前的思想准备；摹画注意事项；工具及材料的准备，放置；怎样用笔；怎样才能摹写准确；如何摹写人物神情姿态；怎样摹写变色古画；等等，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论述。看来这些都是他在摹写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在流传下来浩瀚的画论文献中，论及临摹之事的，多为泛泛之谈，三言两语者居多，唯这篇谈的系统翔实，可见这位大师对临摹的重视。

公元五世纪，南朝刘宋时的画家刘绍祖，是个“善于传写”的摹画高手。他的画“综于众本”，“述而不作”，当时有“移画”之称。“移画”，顾名思义，形容临摹工力之深厚，艺术效果之逼真，犹如将原作移置一般。

南朝宋文帝时，有以临摹法书著称的褚欣远，由于他摹字技巧出色，与当时以诗文而著称的四位作家，被文帝誉为“钱塘五绝”。

公元六世纪初，南齐谢赫撰写的画论《古画品录》中，提出了对绘画品评的准则——“六法论”。六法之一的“传移模写”，即说的是临摹由浅入深的四个步骤。这是自晋代以来临摹书画技术的又一总结。

唐初，皇家设立掌理秘书图籍的官署“集贤院”。这里曾大规模地进行研究和临摹古书画的工作。当时，供奉的搨书人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由于唐太宗酷爱被誉为法书冠冕的《兰亭序》，故屡命搨书人各摹数本，以赐近臣。同时，一些书家也多有兰亭临搨本：如，智果有搨本、褚遂良有临写本、唐翰林书人刘秦妹有临本、麻道嵩有搨本、汤普彻等有搨本，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有临搨本、陆柬之有临搨本、智永有临本、王承规有模本。其中《神龙半印本兰亭序》（现藏故宫），是冯承素所摹。他以双钩廓填的高超技艺，把王书代表作《兰亭序》纵横得休、流美甜润的神貌一一纤毫毕现，其点画位置、笔法使转、墨色浓淡、破锋贼毫，无不形神再现。在《兰亭序》原迹是否存于昭陵之迷尚未解开的今天，能有幸见到这历经千年的恬静古穆的《兰亭》，不能不归于临摹的功绩，归于临摹大师的功绩。

五代后梁时，驸马都尉赵鼎，酷爱绘事，收藏甚富。暇时也喜欢仿摹前人名迹，并集请当时的画家在他的门下进行摹绘和修理书画的活动，多时至百余人，当时人称“赵家画选场”。

《历代名画记》载：唐武后（七世纪）时，“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因使工人各推所长，锐意模写，仍旧装背，一丝不差”。这是由官方主持进行的有关绘画临摹的较早记载。该书指出：“御府搨本谓之官搨，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搨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其行”。由此可知，官方临摹出的绘画副本叫作“官搨”，可见，这种临摹工作，盛极一时。当时，一些绘画爱好者也从事书画临摹，故有“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的记载。可见，唐代中叶摹画已应用蜡纸（即所谓“硬黄法”制蜡纸）摹画，物质条件已很先进。书画摹本“得之者，所宜宝之”，受到珍视，并认为这些摹本“既可希其真踪，又可留为证验”。可见书画副本的作用，在千年前已有很高的评价。

南宋内府有：“应搜访到古画，内有破碎不堪者，令画房依原样副本临摹进呈讫，降付庄宗古，依原本染古糙破，用印装造”。这即是宋代的官搨。

从以上的这些记述，可以看到宋代以前关于书画临摹的一些情况。宋代以后，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临摹书画的风尚也随之更加普遍了，文献记载也多起来。更可贵的是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画摹本给我们提供了更充分和更具体的临摹情况。

历代书画摹本，对于我国书画艺术的流传和继承，起到了历史性的功绩。流传至今的历代书画，为数不少的一部份，已不是原画家的手迹而是时人或后人摹本。试想，许多在画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杰出画家，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如果没有真迹或可确信的的真迹流传下来，使我们不能形象地目睹画家的艺术成就，而仅能从文献上去抽象地了解，该是多么大的憾事。但是，可庆幸的是，今天我们能通过一些流传有据的可靠摹本，窥见名画家的绘画面貌。应该说摹本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与真迹相比，在伯仲之间，甚至或说与原本同样珍贵。一幅珍贵的书画摹本，实际上